

成化譜序

四佳徐居正

權本新羅宗姓金氏也。羅季有金公，幸者守古昌郡時，甄萱入新羅弑王辱妃高麗太祖赴救與萱相持，幸謀於衆曰：「萱義不」

共戴天蓋歸王公以雪痛憤遂迎降麗祖曰幸能炳幾達權乃
賜姓權授太師以郡爲食邑陞爲安東府幸生仁幸官至郎中
仁幸生冊冊自求爲本邑吏權氏自冊爲吏以還中微不振者
七世至守平復興子孫趾美逮文正始大顯隆守洪之後文坦
亦復貴顯權氏遂分爲二大族今衣冠簪屨布列朝著餘數千
指皆一族支派也居正外祖陽村權文忠公近亦文正曾孫舅
氏權文景公踐始修家譜小牒子吉昌權翼平公肇承先志廣
採博訪大加增潤亦未就緒居正與尚州判官朴元昌大邱府
使崔灝元又加搜問補其闕遺證其訛僞釐爲圖譜三卷其爲
譜詳於文正文坦以下而略其上者錄其所可知而敍其所不

可知將以傳信將來耳譜既成倩慶尚監司尹公壞刊于安東府予惟古者有宗法序昭穆別支庶子孫雖百世可考自宗法廢而譜牒興凡爲譜必推本其所自出而詳錄其所由分明支派別親疎猶足以篤恩誼而正倫理者矣隋唐而上置圖譜局有郎吏以掌撰述婚姻選舉皆關譜牒今中朝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孤門單族亦莫不有譜上自唐虞三代始封之祖而祖之下雖高辛神農顓頊之遠皆一一接續而序次其譜系豈不以圖牒相傳得有所考歟吾東方自古無宗法又無譜牒雖巨家大族絕無家乘纔傳數世有不記高曾祖父名號者子孫寢以乖隔或不識總功之親視同路人何待服盡親盡而疎且遠哉如

是而欲興孝弟成禮讓豈不難乎此吾文景翼平所以惓惓於
著譜而居正之勉卒其志者也權氏自太師始封今六百年子
孫蕃衍詩禮之澤悠久未艾蓋根深者末茂源遠者流長理之
必然也嗚呼自古名宗華胄不爲不多當其珪組蟬聯門地煥
赫孰非可慕而可尊者乎曾未數傳傾覆勦絕何哉由其先世
封植未固而子孫遽以驕奢失之也權氏世以清白傳家忠孝
爲心爲子孫者可不念祖宗積之之勤而思所以繼之之道乎
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若能
始於親親推及九族則所以厚本敦末者豈有窮哉詩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吾更爲權氏子孫勗之

乙巳譜序

參奉權紀

紀往在萬曆戊子間承家命修世譜顧以孤陋寡聞未敢下手於全譜祇自九代祖禮儀判書勒之後不分內外支派擬成一卷其卷帙極大先人愛其譜常坐臥不離於側不肖子不能保失於天將楊麻大軍南下之日罪不自容深念要謀收錄以慰先志時丁孔棘未暇措意於其間會都元帥權公慄以高牙大纛來祭于始祖之墓合境內宗人設會于墓下坐上宗老合辭告于元帥曰吾權氏舊譜板本在本府而已失於倭賊平日印藏而能保於亂離者亦十無一二焉權氏之不倖孰有大於此哉又起而告曰在京宗族中必有能修之人願令公極力囑

成何如元帥曰八京當不忘僉教但恐能手未易得也今日之會無慮百餘人此中豈無人可托者乎宗老對曰權某可矣元帥喜而進之執盞相酬曰前日之錄雖失於兵火尊先君之所勤念者不可孤負須勉力再修以慰先靈副門望紀辭不獲命厥後都事權公縉給紙筆之資乃與宗叔參奉權行可氏及太師廟有司權重常氏協心同力貿楮造紙成正本若干卷然後方擬修正全譜乃定有司通文於四境使之勿論同異姓限月日收錄或詳或略所錄不一乃更通問而得其實自此紀專心竭力於八年之間參以已見質諸他人又取吾東方諸家譜牒亦盡搜考而錄成草本常置案上紬繹琢磨在左見似無可疑

然後遂親手正書凡十六帙矣蓋今吾之譜非但譜權氏詳外
派者依舊譜也盡其所知而略其所未知者勢也吁譜牒明則
親親之道立親親之道立則風俗正風俗正則治教成譜苟不
明則人之道滅而不近於禽獸者幾希然則譜之關於風化者
大矣紀本昧學無有所得追感先人勤懇之意又重元帥諸公
之勸茲敢輯錄以冀明眼之補闕正訛云

甲午譜跋

觀察使權堦

昔陳後山有言曰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也遠故譜之所
由作也古人之所以重宗尊祖者夫豈偶然哉惟我永嘉之權
鼻於太師而自麗祖錫姓之後子孫蕃昌上下五百年間世襲

冠冕至於一家九封君門戶之大於斯爲盛矣入我朝名公鉅卿代不乏人或以勳庸記諸彝鼎或以文章鳴於國家赫赫在人耳目豈非先祖之遺澤悠久而不斬者哉太師公祠宇在永嘉府內後嗣子孫世守其祠至今因缺思欲一者瞻拜以展追遠之誠者此人情之所必至而繫官于朝願莫之遂上年冬適承乏出按嶺南趨造墓所省掃封塋捐俸旛材建置齋舍以爲永世崇奉之地退與同宗若而人謀曰古者族有譜家有牒而獨於吾宗尚今闕焉雖有大譜草本而不能入梓於心每有所歉然茲者善山伯助星州牧諱俱以仍雲出宰道內與之同事參互考證是亦天與之便也皆曰諾於是擇於同宗中別定

修正有司裒集諸家所藏譜草兼摭衆說證定訛謬補其闕遺
遂成安東權氏族譜一部宗派之別疎遠之屬靡不詳悉開卷
瞭然其於報本敦敍之義庶乎無憾矣至於子姓外裔如欲遍
記則訛舛相承記不能詳簡帙太煩觀者病焉故今姑略之以
俟後之君子繼是而張大者也嘗聞程子之說曰收宗族厚風
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凡我同宗之人益勉孝悌之心毋
墜祖先之業使敦睦之義世守而勿失則斯譜之作其亦有補
於風化之一云爾

辛巳譜序

副護軍權愈

世之百族皆有譜然譜有四難祖世遠而枝派繁則難詳一難

也一士之耳目不能周乎遠近若無敏達之士惇比事者不能助發聰明苟搜而博證此二難也孽孫無近嫡或蒙殘系之正派而亂其嫡間民規避役或窺功臣之絕緒而冒爲後不窮根不能明不明見不能正此三難也假今之擣掇無所遺序列悉應實或無能承其後者明而俄且迷正而俄且紊此四難也夫單門族類寡則易譜也間亦難於覈領而或不克若其當况諸名宗大族而歷道所難若云四者特其大略耳纖微之間有不可勝理者可遍而目言之哉我權氏積德累善之世也自太師受姓以來幾千年子孫代益盛上而公卿大夫賢英才學之士文武有勳力之臣接聲烈於朝下而布衣諸生庶人吏胥賤隸

盈於國中本一根而條循而葉計之則可千萬數欲摠同貴賤而譜次之則雖察士不能若所出微源系無所考而不可得以譜者不論卽夫洪枝巨派世之所訟見而慕望者及所自而嬗傳至夫見在人也明有符頗可著者而序錄之差若不難而猶患夫包羅或不能悉又患夫莫與爲因資又患夫託邪隧堦之者又多他妄繆相紛者故吾宗之譜視諸氏尤難我朝初文景公踐始爲家譜不及統輯一宗府院君鑒嗣爲之亦不卒徐相國居正文景之甥也與判官朴元昌府使崔灝元踵成圖譜三卷梓行之議者猶恨其闕漏多板刻遇難散失不復傳後百數十年參奉紀與參奉行可及太師廟有司重常因舊譜增修旣

屬草而時無能力爲此者不時授梓卒伏不發後五十年參判
堦觀察嶺南選於宗而主修宗譜通收諸家譜草省外齋定著
宗姓焉譜一卷刻之安東府而記載略證校踈所爲聽察而是
正之者不能不令覽者生之言後幾五十年縣監泰時氏慨吾
盛宗無全譜與府中宗人通共嶺中諸宗世系釐爲七卷蓋作
始也已聞正郎胄氏旣修文忠公子孫錄因欲總修宗譜乃將
七卷譜遺詣家願合而成譜後有年順興宗人胤錫悶譜久不就
私費梓屢百板走告胄氏胄氏謝病不能卽取所爲譜并所集
右尹諒持平恆參判珪所修世譜歸之于泰時氏於是諸家譜
畢集與幼學潭澄萬矩斗韓處經郡守聖矩縣監斗寅等專志

力領理諸譜及所記聞於四方者參互考對剗僞存真要使統
緝明而曲故不得容外派曾孫而止作原譜十一卷別譜二卷
凡十三卷雖不可曰大山之草可盡數上路之塵可盡滌合羣賢
之明智而蘇尋灑濯審而勤也設有遺莖餘埃當亦少矣夫譜
非私所譜者一姓也爲世教也禮言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已備
此道也上能之則大本立於上下能之則人道竭於下以至百
志成禮俗刑此上下交相冀者也是以后王聽治必先治親治
親始於譜牒故昔唐太宗詔著天下世族志我世宗命撰東
國姓氏錄領天下國家而欲善治者要賴此耳然士之志於譜
學者寡間亦有之而或不能竟其意或不翕於來情非直爲之

難蓋亦不值夫能於此而執終始者也乃今吾宗譜屢有得失而始茲完定差須泰時氏耳既敬賀譜成已又以禮所謂者深有望於我諸宗若今往始續願貽夫後之宗雋刊役則壇有中主而工費用則前後觀察使前後府伯多所助籍訖刻云

甲寅譜跋

權德秀

我權得姓以後柯葉分布殆滿一國爲東方蟬聯大族而所謂譜古則無之國初以下二百年間祇有四佳成化譜三卷刊行其後龍巒公乙巳譜十六卷草定而未刊甲午譜雖刊而單卷草草所放失甚多其餘若公山譜盤松譜鑄洞譜又皆私藏草本而已全譜修刊之不易有如此者迺於 肅廟丙子嶺中諸

宗老懼其散落而無統繙悉取古今諸家本加櫽染焉合成一本摠十三卷越六年辛巳始入梓于本府吾家譜乃得完且成而印布未廣旋值辛丑大火板皆爲燼噫乎何其不幸也甲辰秋宗人等慨然發議重刊前寢郎厚氏聞而樂成之遂發告中外更取各派譜單參考辛本辨別疑亂出草稿十三帙己酉夏委送于本所就加讐校凡三易稿定爲原譜十四卷別譜三卷顧其篇帙浩穰工費許多故嶺之諸宗爲收合錢財又得湖嶺伯所助百餘金合而子母之穫其贏六年而後始役首尾五朔乃克斷手其艱甚矣茲故略記其前後繼述之勤以備門中掌故且以示譜事之難如是云

後甲寅譜序

大司諫權裕

系譜之傳厥惟難矣自曾子固之淹博已不能無失而有氏族之辨而况偏方謬陋之見哉惟我安東之權自太師公以下碩輔名卿世奕代振如漢之金張晉之王謝不待徵之家譜而於金華之記可按而知也然吾家之重氏族舊矣譜牒之修亦屢矣不以赫赫然照人爲自夸而以古人系譜之難爲可戒其旨遠矣雖然舊譜之成今已六十餘年矣裕之孫曾行亦多有承冠且抱子者矣而裕之名不得入焉則計我諸宗之散在四方者又凡幾人矣派別甚繁多衰輯劇龐贖除非數十人之力數十年之功有未易了當者則吾家之譜其將廢矣余蓋隱之於

心而竊憂之歲辛亥春金太師之後在安東者爭太師廟奠獻
事妄肆誣詆安東諸宗氏亟來教告余余與露章陳辨遂蒙
上特加昭釋已仍以前所隱憂於心者諗諸宗氏曰失今不爲
恐此事便已諸宗氏盍相與勉旃咸曰諾於是廣搜博訪勤煩
嚴董閱四年工告訖凡三十四卷雖其規模例凡遵承乎成法
而編帙之大工役之鉅實倍蓰于前乃諸宗氏單竭心力用能
續成使我三數世闕典至是完焉其志誠且勤矣而亦不替吾
家重氏族之前規矣諸宗氏以裕預知茲役合有一言裕辭不
獲余惟是譜也詳內而略外重始而謹終於其枝派之蕃衍也
有以知積德之深厚於其簪組之輝赫也有以驗流慶之弘長

凡我諸宗子孫無徒以是譜之成爲喜各自磨濯淬礪以敦孝悌廣睦端母或忝爲太師公雲仍也則是譜也未必非他日昌大門戶之一權輿也非特重氏族之意而已也

己亥譜序

勉菴崔益鉉

子程子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夫以族次言之雖有遠近以祖先視之均是子孫子孫而不知其本同宗而同於路人則人心安得以管攝風俗安得以歸厚乎苟能序昭穆明派系篤恩義正倫理則宗子法可次第修舉所謂尊祖敬宗而朝廷之勢自尊者亦可馴致矣丹城之有權氏自奉事金錫始默翁霜嵒根基以創

垂之德菴愚川承述而闡明之固已爲南土法家士林弁冕自
霜岳以下逮今十世莫不以師友淵源孝友節行著稱鄉邦望
實兼備而生進文武五十餘人總而言之滄海之產箇箇是珠
冀北之出色色是龍吁其盛哉今將修其派譜丐不佞一言置
卷端竊惟自三代以下莫不詳於族譜之傳吾東人尤重於是
而一再傳至於泯滅者或有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善惡之澤皆不過五世而絕豈有一世二
世百世而如一日者乎若安東氏自高麗太師以下迄今數十
世遺風餘澤愈久愈新政如根厚之木枝葉必茂源深之水流
派必遠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空其益加慎嚴謹其條例取法於

程子之遺訓反顧乎父祖之緒業使後嗣子孫咸知夫天顯民
彝之不可一人不講一時不明則是役也不止爲一家之幸抑
亦有補於世教風化者豈曰少也哉請文者用煥

安東權氏派

譜卷之一

二世

子仁幸

郎中夫人陽川
許氏父大匡孔

○本金氏新羅
宗姓景哀王四
年甄萱入國弑

慕失傳清道孔

巖村北亭子洞

或云吾里洞有

大塚俗傳權陵

英廟丙寅二十八

戶長以大爲副

十二牧鄉吏職

正郎戶長正朝
成宗二年初置
十二牧鄉吏職

子冊

三世

子均漢

右一品別將

子光漢

戶長子宏玉戶

軒戶長儒允戶

尉廷允○乙巳

譜始入錄

四世

子子彭

五世

子謙漢

戶長同正子位

融戶長正朝孫安

宏戶長曾孫奕

同正○乙巳譜始

八錄

天

諱麗史或作行
○本金氏新羅
宗姓景哀王四
年甄萱入國弑

王辱妃敬順王
三年甄萱又以
兵圍古昌郡公

時守吉昌義不
忍共戴一天圖

世孫燦按本道
遣婢尋驗未得
後乙亥設壇于

大塚下行歲一
祭

戶長糾正
風俗仍以爲世
任○以下十餘
代墓所及夫人
姓貫皆失傳

平張公貞弼舉
郡附麗明年正
月大破萱于瓶